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八)

■管新生 文

5

如此这般练了一两年杠铃,后来磨着父亲又去到平凉路上的杨浦百货公司花了几块钱人民币购买了四根弹簧扩胸器,结果,雄健的一介武夫三角体型偏偏在我的身上见效甚微,根本修练不成。

久而久之,终于明白,或许,命中注定终究不是此道上人,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文绉绉地去学起了写诗作文。

说来凑巧,一位中学的李同学因兴趣相投,时有走动。某日,巧遇其兄长归来,他一听弟弟介绍说我爱看书爱写作文,便向我大谈特谈那些被打倒了的诗人及其成为毒草的诗歌,甚至大谈诗坛之流派。一会贺敬之郭小川艾青臧克家徐志摩,一会郭沫若田间萧三袁水拍,再后来居然忘我地朗诵起他们的成名作,让我猜一猜这是谁的作品那是谁的作者。可怜我一个云里雾里的小屁孩,怎么弄得清楚诗坛的ABC呢?

只记得在那个晴朗的夏夜,仿佛有一扇明亮的窗户向我打开了。

李同学的哥哥吟到得意之处,竟然很诗人气质地躲进了蚊帐里高声吟哦,说诗人的许多作品应该隔着一层朦朦胧胧的纱帐去领会含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业余诗人,发表过一些短小精悍的“枪杆诗”,从部队转业后在上海塑料研究所供职,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居然请当时与他在同一单位、现如今早已名闻遐迩的大书法家周慧珩用正、草、隶、篆、行等各类书体摘抄了诸多戏曲唱词给我,有沪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样板戏《沙家浜》),有京剧《红灯记》,有淮剧《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样板戏《海港》)等等,说学习学习。

回忆,那些飘逸隽永的书体仍觉荡气回肠。

可惜少不更事不懂珍惜,进厂以后被一位书法爱好者借去临摹,自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且说那一个浪漫之夜,直教我

闲话花样

辛辣子

■郑树林 文/剪纸

“实在勿来三,阿拉回去吃老米饭。”“金融危机一来阿拉只好回去了,么办法又要吃老米饭了。”这段吃老米饭格上海闲话,勿晓得或听勿懂还以为上海人屋里厢现在还在吃了吃老米做的饭,因为以前上海人家吃大米或者粳米,这些米都是属于陈米而不是当年的新米,也真是这样常常都会被认是老米,老米做的饭当然就是老米饭。

其实这老米饭与吃的米饭是两码事,其真正的意思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啃老族,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在家里等待,而家里的开销都是家长的,钱在上海闲话中就是米,家长都是老人,老米饭就是花老人家长的钱,如果是成家他的话,也可以理解为用自己以前的存款渡难关。

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许多人跃跃欲试,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海经商,一部分人是辞职,全心全意投入义无反顾,无论输赢反正只有往前没有后路,而许多人只是想试试看锻炼锻炼自己,大多是留职停薪,也有一部分是请长病假等,这些人有一个想法就是万一在外面赚不到钱或者经商失败,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到自己原本的工作岗位吃老

米。还有许许多多技术有专业特长的退休的医生、工程师、教师等社会上比较吃香的专业人员,一退休就被许多单位聘用发挥特长,用他们的话说还是在吃老米饭,这时候的老米饭就是一种长年积累的本领。还有就是许多人下岗失业以后不思进取,天天坐在麻将桌舞厅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后来听到他们的谈话才知道“阿拉反正有一套房子拿出来开棋牌室,收眼台费吃吃小老酒么问题,还算好有格拧家一套房子还好吃吃老米饭。”这也是一种吃老米饭的生活态度。

吃老米饭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的到了吃老米饭的时候也不能颓废,要不断充实自己,努力学习新的知识,争取早日脱离吃老米饭的日子,创造新的天地和空间,新大米做的饭好吃,老米做的饭不太好,吃多了对健康不利。

命运就是如此不可思议,天上没有掉下林妹妹,而是掉下了一个学习写作的驿站,冥冥之中教我不知不觉踏进了学习写诗之门,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也许,这就是命,而且不可逆转。诚如友人邢筑渊君前两年在我乔迁之时赠与的大字书法条幅:写字为命。

说来可笑,当时几乎连押韵合辙也没搞懂弄通,更不要说平平仄仄平平这种高难度的技巧了,竟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写起了淡如白开水的诗歌,往往一泻千里下笔数十行,“为赋新词强说愁”,再加之一些涂抹上革命色彩的词藻,说白了,仅仅是一些分了行的文字罢了。

直至后来进了工厂,某日,和写得一手漂亮郭(沫若)体且又善填古典词曲的工友孔信心一起十分荣幸地双双脱出版厂部黑板报,他对我涂鸦的诗作不敢恭维,说,即使写新诗还是必须押韵,那样才比较规范,比较不马虎,看起来惬意读起来朗朗上口。

言之有理,这才下了功夫起承转合地一二四句押韵。未曾料想,到了新时期,“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诸多新派诗人又回了过去,纷纷摆脱了押韵合辙的禁锢束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如何遣词造句便如何遣词造句,开放不羁的思想随着自由散漫的诗行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中高高翱翔。

文苑投稿邮箱:
zfk@vptimes.cn, 欢迎投稿

米饭。还有许多有技术有专业特长的退休的医生、工程师、教师等社会上比较吃香的专业人员,一退休就被许多单位聘用发挥特长,用他们的话说还是在吃老米饭,这时候的老米饭就是一种长年积累的本领。还有就是许多人下岗失业以后不思进取,天天坐在麻将桌舞厅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后来听到他们的谈话才知道“阿拉反正有一套房子拿出来开棋牌室,收眼台费吃吃小老酒么问题,还算好有格拧家一套房子还好吃吃老米饭。”这也是一种吃老米饭的生活态度。

吃老米饭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的到了吃老米饭的时候也不能颓废,要不断充实自己,努力学习新的知识,争取早日脱离吃老米饭的日子,创造新的天地和空间,新大米做的饭好吃,老米做的饭不太好,吃多了对健康不利。



抗战记忆

■李俊杰 文

我的童年处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

1930年,我出生在南京市。抗战八年南京沦陷,我从七岁到十五岁,所见所闻,桩桩件件血泪斑斑,骇人听闻。南京城被日寇侵占后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完全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

我母亲的叔叔就是被日本宪兵破门而入刺死在血泊中。日军宪兵手持机枪,在路上任意扫射,我的堂兄李国宏在枪林弹雨中身亡,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当时南京各大城门口

都有日本兵执勤,凡是中国人经过,都要向他们鞠躬行礼,有一次,我母亲怀抱婴儿(我的亲妹妹)出城门未鞠躬,日军就凶狠地抢夺婴儿,重重地抛在地上,时届严冬,身着棉衣,幸而保命。

日寇在南京城大街小巷制造各种血案,全城被枪声、炮声、杀声、哭声所笼罩,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南京城血流成河,尸骨成山,30万同胞含冤而死。

1999年,我和老伴到内蒙古海拉尔旅游,参观了海拉尔的一处“侵华日军海拉尔地下军工厂”,它是1934年到1937年建造的,其规模无比庞大,武器设施设备施工情况极

为严密,这个地下工程是日寇在内蒙古抓了千万个中国劳工,用他们的生命筑成的,这些劳工每天十几个小时重体力劳动,腹不饱食,衣不遮体,累死、饿死、病死、被打死,然后就抛到海拉尔河北岸的沙地里,形成了“万人坑”。最残忍的是为了保密,在工程结束时将无数活生生的劳工分批集体枪杀、活埋。这个“死亡工程”的筑建,见证了侵华日军杀人如麻的罪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捍卫和平。把这刻骨铭心的记忆化为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而奋斗。



泰国王莲(古时图) ■傅军

时令小语

七夕本意一“巧”字

■王坚忍 文

七夕乞巧节(农历七月七日),又称乞巧会。这一夜,银河清浅流无声,河两岸一东一西,两颗星牛郎星和织女星,炯炯发光。民间传说,他俩正踏着鹊桥走在路上——“牛郎织女鹊桥会”。

现在有些上海人喜欢将七夕乞巧节,称作中国的情人节。有一道七夕的“爱情菜”,是用鱼的鳍和尾巴烹制而成,在上菜之前再淋上一层红红的酱汁,据说象征着一对对爱情的翅膀在绛红色祥云中飞翔。

难道上海七夕乞巧节真的是以爱情为主打内容吗?追根溯源,七夕乞巧节的关键词还是一个“巧”字。有晚清邑人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为证:“瓜果庭陈七夕同,针穿月下女儿工。剧怜纤指弯长甲。汁染凤仙猩血红。”是夕,庭院瓜果杂陈,少女们庭前祭拜,祈求天孙(天帝的外孙女)织女能赐予自己一双巧手。礼毕,在婆婆的月影下,比赛穿七根绣花针,比谁穿得快、穿得多,谁领先谁便是今夜织女垂青的得“巧”者。看她们穿针引线的纤纤十指的指甲,都被凤仙花捣成的浓汁染红了。据徐华龙先生主编的《上海风俗》介绍,沪俗相传这染过红的指甲,十指分外灵巧,纺织时手指不抽筋。

接着,少女们在陈列瓜果的香

案旁,摆上自己制作的巧果。民国初年邑人秦锡田(秦荣光之子),在他的竹枝词中有过翔实的描绘:“麦干面细菜油香,油面调匀更入糖。薄薄铺平盘巧果,新翻花样费平章。”可见巧果是一种用面粉和油调匀好,加点糖,“又剪面成各成形油煎”,即用剪刀将和好的面,剪成花瓣、蝴蝶等形状后,再开油锅煎而成的。小吃。少女们焚香后,开始边赏巧果,边品评之。

也有在竹枝词中借乞巧节反讽世道人心的。如清光绪年间南汇人倪绳中,针对当时的世风日薄,人心浇漓,俏皮地嘲笑道:“弯弯凉月挂银河,七夕穿针兴若何。近世人心巧中巧,今宵何用气多多。”意思是现如今的人机巧频出,但投机取巧岂能与擅长女红的心灵手巧相比较,所以今夜七夕乞巧节也犯不着为这种人生闲气。

乞巧节收场后,大家在庭院纳凉,“翘首银河驾彩虹”,“河影栏环看女牛”,仰望银河,谈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七夕会,和他们“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也有少女在默默拜月,暗暗许愿——但愿能嫁个如意郎君。至此,乞巧节才涉及到爱情。

七夕之本义在于“巧”,恰如《上海风俗》中所概括,为“求巧得巧”。爱情只是乞巧节的延伸和附丽,而不是主旨。

岁月悠悠

自行车

■余宏达 文

在中国,特别是距今30年前的中国,作为近距离的出行工具,自行车无疑是大众的首选。

不用说,那时自行车对小男孩更充满诱惑力和吸引力,两三个小男孩凑在一起,总有办法搞到辆破自行车,在人迹稀少之处互帮互学。我们那时喜欢在榆林路的江浦路到许昌路一段学骑自行车,榆林路上人烟稀少,更无机动车辆来骚扰,安全系数高。学骑时,小朋友轮流帮对方扶着自行车奔跑,先是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扶着座垫,不致使尚不熟练的车上人摔倒,后来,只要用一只手扶着座垫就行,时间长了,扶车人会偷偷撒手,学车人便在不自觉中学会了平衡、掌控,相信这个过程无数过来人都铭记在心。还有那些更矮小的朋友,身高还不及自行车车把高,如果坐在车座上,双脚根本够不着脚踏板,智慧的他们会在自行车的左边用左脚踩着脚踏板,把右脚从三角架中间伸过去,照样能双脚踩路脚踏板,一上一下地蹬动驱驶自行车前行。

弄堂里的小朋友,从学骑车开始,便知晓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靠右行,不可逆向行驶;上了大马路必须在非机动车道骑行,否则会遭“大眼睛”撞;左转弯伸左手示意,右转弯伸右手……至今犹在耳边。